

◆ 谈歌 著

票儿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票儿

◇谈歌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票儿/谈歌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5404-4385-6

I. 票… II. 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9079号

票儿

谈歌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金国政

责任校对: 徐湘辉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mm 1/16

印张: 23 字数: 270, 000

印数: 1-20, 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385-6

定价: 2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判决

《保定志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)记载:公元1951年4月15日,保定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,判决土匪肖桂英等七个匪首。

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初十。草长莺飞的季节啊!

橘红的太阳刚刚从东山爬上来的时候,保定看守所的大铁门缓缓地打开了。门前的草地上,几只欢快觅食的麻雀惊得“扑啦啦”飞起来,停到了树上,似乎还感觉不安稳,再“扑啦啦”飞起来,落在更高的枝头上,惶惑地望着看守所洞开的大门。

先是一队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跑步出来,分列两队,站在了道路两旁,持枪警戒。几十支明晃晃的刺刀,在阳光下闪着迫人的寒光。之后,大门内缓缓开出了四辆美式卡车,第一辆车是开道车,车上是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;第二辆车上,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首肖桂英,被几个战士押解着;第三辆车上,押解着六个赫赫有名的匪首;第四辆车是押送车,车上也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。被押解出来的六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表情各异,或沮丧、或恐惧、或惊慌、或麻木,肖桂英则是一脸愤怒的颜色。

这七名即将被处决的匪首,并没有像后来传说的那样,戴着手铐拖着脚镣,或者被五花大绑,或者背上插着亡魂牌。都没有。他们的双手只是被一根细麻绳儿捆绑在背后。这种对死囚简单的捆绑,显示着胜利者的自信。有知道内情的人说,这种“新鲜的绑法儿”,前所未闻。是保定市长罗书范主张并决定的。

(这一年,罗书范三十多岁,长得白白净净,总穿着一身灰土布缝制的中山装,

上衣兜别一只钢笔。很斯文。他参加革命之前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。他曾去英国留过学，他喜欢西方的法律，他反对游街示众这种不尊重人格的斗争形式，他说过：“罪犯也是人嘛！”这种观点，现在讲来，或有争议，但不会感觉到刺激。而在当时，是很不政治、很不合潮流的。如果再用旧时代的话讲，这种人物，若做个“吏”，抄抄公文，等因奉此，还能将就马虎。做“官”嘛，杀伐决断，肯定不行！所以，罗书范只在保定当了一年多的市长，就被调离了。其中一个严重错误，即是对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软。当时省里的一位领导愤怒地批评说：“罗书范，他是怎么搞的嘛？枪毙几个土匪都舍不得五花大绑，连个亡魂牌牌都舍不得插？这样的人，干脆去庙里当唐僧！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！”罗书范由此调到了当时的重工业部，去从事他的物理研究了。后来成立地质部，又调到地质部科技司。1957年，反右派期间，他的一些言论被群众揭发，遭到了强烈的批判。若不是他的一位老领导援手保护，他肯定就被划成右派了。老领导说：“罗书范嘛，我了解他，就是个搞技术的，读书都读糊涂了。书生空议论，就是糊涂虫。他能是什么右派嘛！”之后，他被调到了南方某一个化工企业，在副厂长位置上工作了三年，竟郁郁而终。）

汽车轰轰隆隆地响着，驶出了看守所，扬起一路尘土，威风凛凛地向保定南关驶去了。沿途的道路两侧，拥满了市民，还有城外的农民。都是一大早就赶来，等着看热闹的。他们或说说笑笑，或指指点点，兴趣盎然地看着囚车上即将被枪决的一个女人与六个男人。

“真是肖桂英呀……”

“那不是刘连雨么……”

“张得法这个王八蛋哎……”

“是李凤鸣吗？哎，真是他……”

“就是秦得水哎……”

“我看见了，真是刘大头哎……”

“看啊，看啊，那是赵改乱，你们看他吓得都快尿了……”

这七个人都是在保定横行多年的匪首，都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角色。今天是枪决他们的日子，一路上自然是观者如堵。刑场设在保定南关的河

坡上。那里一直是保定处决死囚的地方。清代直隶总督衙门规定，无论死囚的身份是官吏或是平头百姓，除去钦点的要犯需要押解进京外，一律在这里行刑处斩。于是，这里一度成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标志性景观。坡下的大清河水日夜流着，穿城而过。当地的居民传说，每逢阴雨天气，河水里总掀起一种怪异的声响，泛着一片片芜杂的白沫，弥漫着一股股腥臊的臭味儿。那或是鬼魂们仍有不甘的喧嚣？这七个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匪首，今天也要在这里结束生命了。或许，他们除了对死亡的恐惧，还感觉到非常的不公道。他们已经向政府投降了啊，政府凭什么还要枪决他们？公义呢？公道呢？政府凭什么说话不作数呢？票儿是代表政府与他们谈判的啊！当时票儿代表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之一，就是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！如何就不算数了呢？如此说，他们是被票儿骗下山来的了。票儿呢？是啊，票儿呢？他们一路上恨恨地四下张望。可哪里还有票儿的踪影呢？

七个匪首，依次被押下车来，鱼贯而行，到了河坡上，又依次站成一排。河坡上已经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，那是宣判并监刑的地方。河坡下人头攒动，早已经围观成了看戏的景象，人们说说笑笑，似乎是赶一个热闹的集市。自古以来，看杀人总是老百姓兴趣浓烈的首选节目。肖桂英昂首挺胸站在河坡上，目光漠然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围观者的目光多是聚集在了她的身上，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漂亮的女人，这一个在保定留下了太多传说的女人，死到临头了，为何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呢？

精神十足的太阳升起一人高时，身材魁梧的保定军管会副主任张百强，分开人群，大步走上台子。张主任掌管着保定市刚刚成立的司法机构。凡重大的行刑，都由他主持法场。他伸展目光四下里望了望，即用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，宣读了政府的判决书。可惜，台下围观的群众几乎没有听懂张主任都讲了些什么。张主任宣读完毕，便走到了一边，坐在了宣判台上的一张椅子上，监刑。他招招手，立刻就有两个战士走过来，竟把肖桂英押下审判台，走出了法场。

人群中登时一片嘈杂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单单把肖桂英押走了？张主任

刚刚怎么宣判肖桂英的？张主任那含混不清的南方口音，人们几乎都没有听清。正在纳闷儿，就看到有十二个战士大步上前，两个人按一个，刘连雨等六个匪首就被按倒在台上，齐整整地跪了。后边就有六个持枪的战士走上前，枪口抵住死囚们的后脑。只听到八声涩重的枪响，那六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就先后滚落台下，横在了河坡上。为什么是八声枪响？多年之后，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说，有一个战士的手发抖了，执行一个死囚竟然用了三发子弹。

（2004年夏天，全国上下准备迎接建国五十五周年。《保定日报》要做几个回忆保定往事的专版，谈歌在北京某干休所，采访了当年任保定军管会副主任的张百强，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，精神矍铄，记忆力仍然很好。回忆到这件事，老人笑了：“的确是一个战士用了三发子弹。这个战士名叫何敬武。当时是一个新战士，可能经验不足吧。”这位名叫何敬武的老人还健在，他是在保定某大企业的保卫科长的位置上离休的。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何敬武摆手说：“是张主任记忆有误喽，传说也有误。我当年只打歪了一枪，那个名叫赵改乱的匪首脑袋动了一下，回头朝我笑了笑，赵改乱笑得很怪，我当时心里慌了一下，枪就打歪了，只好又补了一枪。我1944年入伍，当时已经当了班长，怎么会是新战士呢？”何敬武老人一脸的遗憾。）

肖桂英被重新押回了囚车，她手上的绑绳就立刻被解掉了。人们这才恍然明白，肖桂英今天被押来，只是陪绑的哟。围观的人群里也有听清楚的，“刚刚张主任已经宣判了嘛，你们没有听到？肖桂英被判处十年徒刑。”

肖桂英被押回囚车那一刻，她突然恼怒了，她感觉心底有一股怒火，呼呼地一直烧到了头顶。多年之后，肖桂英回忆说，那天，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去给陪绑的。她当时感觉自己被戏弄了——与其说是被政府戏弄了，不如说是被票儿戏弄了。她猛地转过身来，脸色涨红起来，目光里充满了愤怒。她高声骂道：“票儿，你这个王八蛋躲到哪里去了？你给爷滚出来！”

（爷！这是肖桂英的口头语。似她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女匪首，按照保定坊间的习惯，应该自称姑奶奶什么的。她怎么要自称爷呢？后边再说。）

后来也有人私下里替肖桂英抱屈，是啊，肖桂英的队伍是让票儿给哄

下山来的嘛！票儿是在望都县城的四海酒楼，跟肖桂英谈好了条件的嘛！票儿信誓旦旦地说，只要肖桂英释放被绑架的干部和群众，把土匪全部带下山来，放下武器，就可以既往不咎。他保证肖桂英的生命安全。那天，肖桂英与票儿各自喝了一斤多枣酒。两个人都喝得面红耳赤，时而哈哈大笑，似乎谈得很愉快。两个人还焚香结拜了姐弟（谈歌注：这是民间传说，后来肖桂英更正，她只跟票儿谈判了投降的事宜，绝对没有发生过这个结拜的情节）。肖桂英这才放心大胆带着队伍下山投降的。她哪里想得到呢？刚刚走进保定西城门，欢迎她的并不是笑脸与热情，却是一群埋伏在城门左右，身手敏捷的解放军战士，她与她手下的六个匪首似入网之鱼，被当场拿下，五花大绑，关进了看守所。肖桂英那近八百多人的队伍，也全部被关进了保定城隍庙，逐个接受审查。

票儿啊，这件事儿干得有点不仗义了哟！且不说你过去在江湖上还有着“一诺千金”的名头呢，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是政府的干部了，你票儿是代表政府与肖桂英谈判的么，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

可是，肖桂英怎么能知道呢？她在南关河坡的刑场上陪绑的时候，票儿正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，跳着脚与市委书记李震声吵架呢，二人吵得几乎要山崩地裂。

（李震声是谈歌的四舅。谈歌曾就他与票儿吵架的情节，向其求证真伪。四舅说，“有这回事。”他说，保定市委最初的方案是，只要肖桂英等人放下武器，释放人质，改过自新，不再与政府为敌，政府既往不咎，给他们安排工作。这个方案是在票儿去与肖桂英谈判之前，市委会上决议了的。票儿也是带着这些条件去与肖桂英谈判的。这是秘密啊！谁知道怎么就传到社会上去了呢？有些当年被土匪欺侮了的群众，得知市政府要宽大处理这些匪首，就愤怒了。他们越级告到了省里。省里的一位主要领导（这里隐去姓名）当下就火冒三丈了，打电话指责保定市的领导手软。对敌人手软，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。对这几个投降的土匪头子，不管他们投降还是不投降，都一定要杀头，要平息民愤。或许，就在票儿与肖桂英在望都县酒楼上喝酒谈判的时候，省里要求枪决肖桂英等七个匪首的命令，就传达到

了市里。市里的领导没有办法，只能执行。在票儿的据理力争之下，市领导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了，于是刀下留人，免了肖桂英的死刑，枪毙了其余的六个。)

能吵出什么结果呢？票儿与李震声书记吵得口干舌燥，终于泄气地走出了市政府。他站在市政府门前，怒气仍然未消，又恨恨地跺脚骂开了大街。骂了几句，就不再骂。他明白，即使骂塌了大天，也没有人听的，也改变不了眼下的事实。他眯缝着眼睛，抬头看天，日头已上三竿，几朵闲云，时聚时散，行无定所。票儿知道，那六个昨天还在活蹦乱跳破口大骂的匪首，此时已成地下之鬼了。

票儿长叹一声，没来由地想起了一句戏文：阴阳虽分两界，只是一念之遥啊！

保定旧时土匪

谈歌暂且放下票儿与肖桂英的故事，先讲述一下保定民国年间的土匪情况。

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保定的土匪很多，稍稍夸张一点儿的说法，便是多如牛毛了。《保定志》只统计了有些名堂的，就有五十多缙。旧话说，狗急了跳墙，人急了为匪。具体分析土匪队伍的成分，真是形形色色。或者做下了什么坏事，被官府通缉追捕，或是被仇家追杀，走投无路的当口儿，便会一跺脚，狠下心肠，当了土匪；或是欠了人家的债务，或是赌输了钱付不出，奔逃躲藏无路，即当了土匪；也有因为天灾人祸，穷困潦倒过不下去的农户，被迫离家为匪。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即一些旧军人，因为军饷被上峰克扣，发不下来，便成群结队做了土匪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谈歌察访保定民国时代的土匪历史，竟然发现，还有为爱情当了土匪的。谈歌随手记下一例，以资读者兴趣。

满城县的大地主徐子平，有一个儿子名叫徐小双，那年的二月二，他去曲阳县赶庙会，遇到了曲阳县杨家村的女子杨玉梅。杨玉梅正摆了摊子卖柿子黑枣。杨玉梅长得好模样儿，徐小双偶一搭眼，心下就喜欢上了。就笑着一张脸，上前买了两斤黑枣，找话搭腔。徐小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材，杨玉梅怦然心动，也就爱不释眼了。言来语去，话就越说越多越亲热，用现在的话讲，两个人嘴里说着闲话，眼睛就对着放电，脸上虽然还矜持着，心里早就搂在了一处。杨玉梅也是个泼辣性格，就款款地说：“你要愿意娶我，就回去跟你父亲讲，派媒人来提亲。”徐小双当下满口答应。回去之后，

就猴急着让家里去曲阳县杨家村提亲。可是家里不答应，家里已经给徐小双定下了满城县商会会长的女儿。再说，就算还没有给徐小双定亲呢，也绝对不可能答应杨玉梅这门亲事。杨玉梅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闺女，门不当，户也不对啊。徐子平劈头盖脸把儿子臭骂一顿，愤怒之下，几乎动了家法。眼看着这门亲事无望，徐小双急眼了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悄然溜出家门，单骑奔了曲阳杨家村，找到杨玉梅，二人一商量，就索性干脆一回，私奔吧！可二人能去哪儿呢？接下来如何谋生呢？爱情虽好，可当不得粮食嘛！横竖这样了，就再干脆一回吧！二人一跺脚，双双上山当了土匪，就在曲阳县的山上拉开了杆子，招兵买马。动静竟越闹越凶，渐渐坐大，成了曲阳行唐周边名头十分响亮的一络土匪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夫妻二人领着队伍跟日本人打了起来。他们曾偷袭日本人的据点儿，还攻打过曲阳县城。后来被日本人抓住，夫妻二人坚决不投降。被日本人割下人头，在曲阳县城的城头上，悬挂了半个月。这也算是土匪中间的传奇故事了。

（徐小双与杨玉梅生下过一个儿子，名叫徐大龙。被老百姓匿名收养了。解放后，徐大龙被曲阳县人民政府作为烈士的后代抚养，徐大龙后来被政府保送上了大学。毕业后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工作。曾任技术员、工程师、炼铁厂副总工程师。文革中曾因父母为匪一事，受到冲击，文革后平反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退休，曾回保定观光一次。）

国人对土匪（或称绿林好汉）概念的认知，大多从旧戏文中而来。国家不义的时候，土匪即是绿林好汉，或许是悲壮的天道？也或许代表着另一种公正？秦叔宝、程咬金、窦尔墩等等，这些生动活泼流传至今的土匪形象，的确影响并妨碍了我们对真实情况的认知视线。我们仅仅是从戏文里领悟到，大难来临之时，他们怒目金刚，敢于拼得鱼死网破。而且，这些绿林好汉多为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们称道。可是，真实意义上的土匪概念，应该不是这样的。至少，我们这样去认识土匪，概念上是粗陋的，理论上也是片面的。

近年来，保定有不少学者专家，对保定民国年间的土匪历史，作了深

入细致的专题研究。如石东群先生（知名的学者，谈歌的朋友），在这个领域，多有著作及专论。例如，他在《保定匪患的形成》一文中，深入分析了当时人们为匪的目的，无外乎三类：第一类是躲人命官司。这一类，读者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《水浒传》中这类情况甚多；第二类是图官。民国初年，政府无能，天下大乱，有枪就是草头王，一些有财力的地主豪绅、旧军阀，挑杆子，拉山头儿，招兵买马，壮大势力，表面上企以自保，实际里练“内家功夫”，逐日坐大，谋划着日后被政府招安，以实力跟政府讲价钱，索要个一官半职，也算是一个前程；第三类是图财。旧时的保定地面上，流行着一句土匪的顺口溜：“当个土匪好，穿得好，吃得饱，钱财少不了。”很多穷人（或者不是穷人），一旦走上打家劫舍这条凶残之路，就要过着出生入死，刀口上舔血的惊险日子。如此奋不顾身，图的就是钱财。石东群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，概括地分析总结了，“土匪的‘土’字，应该是由‘土地’引申而来，这决定了中国的土匪多是农民成分。他们与土地是离不开的。说到底，当土匪是农民的另外一条出路。”石东群先生的论述，颇有道理。农民嘛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实践证明，农民的出路无外乎两条，即或者当地主，或者当农民。如果最后连农民也当不成了，那么，就只有走第三条道路，当土匪。凡举数千年来所谓的农民起义，都是农民的第三条道路。而且造反之初，大都是以土匪的面目狰狞出现，杀人纵火，劫掠钱财。黄巢如此，李自成也是如此，张献忠还是如此。这部小说里所讲的票儿与肖桂英，仍然是如此。

为叙述方便，先介绍票儿。

票儿

票儿是保定高阳县人。

票儿的父亲是个绸缎商人，名叫王加林（一说王家成）。王加林在保定高阳县西街上开着三处店铺，有钱。票儿五岁那年，跟着家里的佣人到街上玩耍，竟然被满城县的土匪张才明“绑”上山了。据说，张才明已经盯了王加林很久，张才明把票儿当了“金票”（旧时保定土匪的黑话：富人称作“金票”；穷人称作“柴票”），找了一个“花舌头”（保定旧社会的黑话：指土匪与被绑者家属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说和人）去给王加林传话，要王掌柜出两万银圆领票（被绑的人家把“票”用钱赎走，称作领票）。张才明很有把握地想赚一笔。是啊，谁家的儿子被人绑了，还不急塌了天呢？富人的儿子更加金贵了，还不得赶紧花钱来领票啊。可是，张才明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绸缎商人竟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儿，王加林竟跟花舌头讲了狠话：“这孩子还小呢，谁知道长大了是个葫芦是个瓢呢？钱呢，我肯定不出，儿子我也不要了。好汉们看着办吧。”花舌头听得直了眼睛，呆呆地瞅着王加林，好半天才醒过神儿来，心里就恨恨地骂，操！这人还是当爹的吗？天底下还有这样当爹的吗？嘴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行！”就再也没词儿了。跺了跺脚，掉头走了。

王加林就真的没有领票。张才明干瞪眼，气得大骂了好几天。是啊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父亲？（现在也有！昨天谈歌看报纸，还见到一则丑闻，一个当爹的因为赌博输了钱，把三岁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）。不过，张才明也没撕票。张才明不甘心啊，他不相信这个绸缎商人真能财迷心窍舍得了儿子。张才明就把这孩子“养”了起来了，嘿！这绑票成了“养票”了，张才明走

到哪儿，就带到哪儿。这一“养”，就是一年，绸缎商人王加林真就没有来领票。

日子这种东西，真像水啊，时间一长，任是什么坚硬的东西，都能给泡得稀软了。张才明渐渐对这孩子有了感情，就认这孩子做了自己的养子。并随口给他起了名字叫“票儿”。从此，票儿就算是跟着张才明当了土匪。写到这个情节，谈歌万分感慨，人生在世，真还别说什么“三岁看大，五岁看老”的俗话儿，真不靠谱啊！还真得说看你遇到什么人了。如果说，票儿没让张才明给绑了票，说不定他长大之后，跟着亲生父亲王加林学生意，或许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呢。或者，仗着家里有钱，掏得出学费，先上个大学，再出国留个洋，或许还真能成就些别的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。再退一步说，如果王加林不是一个葛朗台或者严监生的脾气，赶紧花钱把票儿赎回来，票儿后来的命运就肯定会是另一种模样了。可是，王加林就这么认钱不认儿子，就这么坚决不肯“领票”。票儿人生的诸多可能，便统统不复存在了，票儿只有当土匪这一条路可走了。用哲学家的话讲：人生充满了岔路口，一经踏入，再难回头。用老百姓的话讲：与来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

莫非真是如此？

张才明

再说几句张才明。

张才明是民国年间保定满城县天马山土匪的首领。他是保定民国匪事中声名遐迩的人物。《保定民国人物传说》记载：张才明当土匪之前，是阜平县大财主张满仓家的长工。《保定三套集成——民间故事卷》描述，张才明长得大个子，豹头环眼，十分威武，而且长了一身的好力气，几百斤的碌碡，他一跺脚，就能抱起来。

细说起来，张才明也是个苦命人。他祖上也算有些家产，日子也算殷实富足。张才明小时候还念过两年私塾，“之乎者也”学了半肚子。他十岁那年，祖父张武河与街邻为宅基地起了纷争，说不通，吵不明，一怒之下就打起了官司。旧社会有句格言：屈死不告状。什么意思？除去麻烦缠身，还是个花钱的勾当。唉，这官司一打就是七年，也还没见着个输赢的光亮儿，张家也就彻底破败了。张武河身心交瘁，一场大病，以致不起。祸不单行，张才明的父亲张石头（大号张志业）上山砍柴，竟失足跌下来，摔成了半瘫，就卧床了。这一年，张才明已经十七岁，按着当地的习俗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可是这场官司打得不死不活，家里已经穷得丁当乱响了，有哪家胆大的闺女敢嫁给他呢？图以生计，张才明就去同宗的财主张满仓家做了长工。张才明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年底结账的时候，张满仓动了鬼心眼儿，先是笑嘻嘻地把张才明给灌醉了，又让手下把张才明给脱光了，放在了使唤丫头小翠的炕上，又让小翠钻进了张才明的被窝儿，再然后，就让看家护院的连喊带嚷去捉奸。结果，张才明就光着屁股给绑了，赤裸着扭送到了

衙门里。衙门口么，自古都是有钱人的理儿。不由张才明分说，当堂先打了他一个皮开肉绽。然后即以酒后无德，强暴良家女子的罪过，判了他两年囚禁。张才明冤啊！出大力、流大汗，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，还得窝窝囊囊地蹲两年大狱。

张石头得了消息，一惊一吓，一口气儿就没能喘上来，死了。老婆也觉得日子没了奔头，一根儿细绳子，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。唉，这一家，就算是抹了账。

（写到这里，谈歌想起了为富不仁这句老话。似张满仓这样家财万贯的大财主，如此作恶，说起来直是可恨之极，张才明无论如何也是你的同宗啊，你如何为了贪匿几个小钱儿，就陷入牢狱呢？必定是天地怒之，神鬼也怨之啊！引申开去讲，这的确是当年穷人们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基本理由。）

两年后，张才明放出来，先到爹娘的坟头上大哭了一场。哭完了就生气！能不生气吗？摊在谁身上，也都得把眼睛气绿了！天下还有公理可讲吗？张才明冲天的恶气在肚子里乱撞，无处发泄，就起了杀心。拣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张才明摸到张满仓的家门，翻墙进去，先把张满仓两口子杀死在炕上，再一把火点了张满仓的房子，由此，张才明身上便是背上了人命。跑吧！可往哪儿跑呢？走投无路啊！他就跑到阜平的山上当了土匪。

张才明先是单打独斗，又截道，又绑票儿，渐渐在道儿上就有了些英雄名气。正赶上满城县天马山的土匪头子路文友招兵买马——借用现代企业的语言表述，就是“招聘”。张才明就去“应聘”。仗着他在江湖上混出来的小名气，不用面试、复试，就直接被录取了。由此，张才明就成了路文友手下的一名悍将。第二年秋天，路文友去了保定城，到南关大街的一个钱庄抢劫。事前竟然走漏了消息，被埋伏在那里的官府捕快捉住，押进了县衙，草草审过，便砍了头。天马山一时群龙无首，张才明便被土匪们拥坐了寨主。又近二十年过去，张才明逐渐坐大。手下有了几百号喽啰，分别占据着满城天马山、完县寨坡两个山头。张才明成了保定以西势力范围最为强悍的一绺土匪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才明的土匪队伍继承了路文友留下的诸多规矩。

路文友的经历有些传奇。他原是皇宫里一个干杂活的太监，在宫里犯了事儿（一说是偷吃了膳房里的东西；一说是跟宫女私下调情——这个说法儿站不住脚，太监能调什么情呢？还有一说，路文友参加过乱党——参加过什么乱党？没有找到证据），差点被砍了头，他人缘不错，许多人替他求情，就免了死罪，打了个皮开肉绽，被赶出了皇宫。就回到原籍河北肃宁，当了牲口贩子，即在口外买了牲口到关内来贩。那一回，他刚刚贩完了几十匹马，在保定住店时，一不小心露了白（即随身携带的钱财被人窥视了），让人抢了个净光。没有了本钱，进退无路。路文友只得横下心，上山当了土匪。路文友在皇宫里待过，能说善道会来事儿，而且他当牲口贩子多年，见得多，识得广，且出手大方能笼络人。江湖上大都服他的气。他渐渐地就发展成了一个很大的土匪缙子。路文友对手下管理很严。《保定志》记载，他定的规矩很多，比如有十个不绑不抢：一是喜事丧事不抢。红白喜事是人生两件大事，路文友认为，如果遇到这种机会去抢劫，就会损阴德。二是邮差不抢。邮差穷，没油水。抢了掉价。三是摆渡的不抢。因为土匪们也常常过河，不能断了自家的路子。四是行医的不抢。因为土匪们经常负伤，用得着医生。五是要钱赌博的不抢。土匪们认定他们与土匪是一家人，赌博的是耍钱，土匪是抢钱。意思差不多，一家人。六是手艺人。铜锅铜碗的、弹棉花的、劊猪的、卖油的、剃头理发的、磨剪子抢菜刀的，等等。他们都是小本生意，没什么钱。还可以依靠他们打探点儿消息。七是车马店不抢。因为土匪们经常出去，事情绊住了脚，回不到山寨，也得在车店里住。八是和尚尼姑不抢。九是孤寡老人不抢。十是棺材铺不抢。传出去，抢棺材了，不好听，也不吉利。路文友死后，他留下的规矩被破坏了许多。但这十条，张才明一直还是比较遵守的，周边的老百姓也是比较认可的。这也是张才明这一缙土匪，能在老百姓中间扎住根的社会基础。路文友啊，若地下有知张才明如此萧规曹随，也当含笑。